

母亲的脚步

■胡天乙

1961年,我高小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县七中。这本来是一件令人欢呼的喜事,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向往的是一中,一中在县城,那里有我的二哥和四哥。而七中在一个偏僻的农村,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

但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却很高兴,这从她那轻快的脚步中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每当她遇到高兴的事情时,走起路来就像风一样,我考上中学,她认为我为她争了光,她没有白吃苦受累,而对于又多了一份花销,增加了许多困难,她全不放在心上。

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母亲就为我忙碌起来。那时二哥、四哥在一中读书,三哥在商丘一高读书,学生多,劳力少,家里一贫如洗,连个囫囵的被子都没有。我看母亲有一阵愁眉不展,但很快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她似乎从破烂不堪的屋里看到了崭新的被子和衣服。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她都在那暗淡的煤油灯下不停地忙碌。她把父亲盖了十几年的被子拆了,被面和被里有的地方已经被日月磨得像纱布一样,母亲把它们洗净、晾干之后,从中间剪开,又把两头缝在一起,缺少的部分,拿碎布补上。套子已经不堪一击了,一块一块的,母亲没有敢惊动它们,只是拿来一些破棉絮,用针线把它们连在一起。经过母亲那双灵巧的手,一条崭新的被子出现了。啊,只有我的母亲才有这种神奇的思维,又把想象变成了现实。

开学那天,母亲一大早就起了床。我睡意蒙眬中感觉到母亲轻轻地走出堂屋,又走进了灶屋,又听见舀水、和面的声音,随后是风箱呜呜的响声。等我醒来时,看到满满一锅盖红薯饼子正散发着热气。平时我家没有这样奢侈的生活,这是母亲为我准备的一个星期的干粮。

吃过早饭,母亲把被子叠整齐,卷成一卷,捆好,又从床上取下还散发着热气的破单子,把被子包好,打了个结,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然后,把晾凉了的饼子整齐地摆放在竹筐里,筐上盖上毛巾,又用绳子拦腰把

竹筐捆住。一切都收拾好了,母亲嘱咐我:“睡觉时,把单子铺在下面,天凉了,再铺被子,铺一半盖一半,没办法,你父亲几十年了也没有铺过褥子。”母亲好像很内疚,对不起我似的又吩咐我:“毛巾是洗脸用的。到学校后,要把馍拿出来再晾晾,省得发霉。”我不住地点头。母亲又说:“过一会儿你就去吧,十几里路哩,又要过马河,不好走,别去晚了。我干活去了,啊!”我答应了一声。看着母亲扛着铁锨,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大门,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动,鼻子一酸,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母亲啊,你对我们太关心了,可是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啊!

母亲走后,我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发起呆来。眼前好像放电影一样,一会儿是孤零零的教室,散发着潮湿的麦秸,长着霉醭的饼子,一会儿是雄伟宏大的井子院,哥哥们的欢笑声,一会儿又是母亲满脸的汗水,疲惫的神情,突然又全部消失了,眼前一片空白。唉!怎么办呢?七中我实在不愿意去,如果晚一年划片就好了,我也可以和哥哥们一起快乐地去一中了。可是现在,上天哪,你太无情了。

正在我茫然无措的时候,母亲回来了。看见我还没走,脸上掠过一丝怒气,立刻又平和地说:“我刚搞完粪,队长又让去蓄水池那边锄地,回来换工具。”我看得出来,母亲是不放心我。

母亲问我:“怎么还没走?已经半晌午了。”

我吭哧了半天,终于说:“我不愿意去。”

母亲听了以后,显然有些生气:“为啥?”

“学校不好。”

“咋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不如一中。”

母亲叹了口气,坐在我的面前,开导我说:“七中是比不上一中,但是你尽力了,你考了个全校第一,上面把咱划到那,咱有什么办法?七中也不能说不好,你三哥不是从那考上了商丘吗?一中也有没有考上的,事在人为。”

是啊!三哥是我最崇拜的人,他也是从七中考走的,他多么艰苦啊,没有饭吃,他下了课就往树上爬,找树叶充饥,但他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省重点学校商丘一高,令全县人刮目相看。

母亲轻声说:“想上好学校是对的,但我看还是怕吃苦,想让你哥哥帮助你,是不是?怕吃苦是没有出息的。”

我无言以对,母亲的话说中了我的要害。

母亲见我不说话,随即出了大门,一会儿又返了回来,对我说:“走吧,我送你去!”她把被子和馍筐往肩上一跨,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出了大门。我默默地跟在母亲的身后。一路上母亲又反复说:“人一生要有一个目标,有了目标,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觉得苦。”是啊!母亲说的都是心里话,她不就是心中有了教育子女成才的远大目标,才能坚强地面对全家生活重负,不屈不挠,乐观豁达,一往无前的吗?母亲是我的榜样,三哥是我的榜样,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的呢?

马河到了,河水在哗哗地流淌。桥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横在河面上的两根木头。母亲不慌不忙,像走平路一样轻快地走了过去。我踩着母亲的脚印,慢慢地越过了奔腾的河流。

到了对岸,母亲把被子和竹筐取下来,轻轻地放在我的肩上,抚爱地摸着我的头,说:“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我刚才跟队长请了一会儿假,还得赶回去干活。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泄气!不管碰到多大困难!”说罢,母亲转过身去,又从那两根木头上走了过去,这时我看到母亲的双腿在打颤。啊!我突然想起,母亲的两条腿还在浮肿着呢。看着母亲在对岸向我挥手,我的眼泪顿时淌了下来。我声音呜咽地大声喊:“娘,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母亲向我不停地做着赶快上路的手势,我含着眼泪,扭头,大步向学校走去。



风吹麦浪(组诗)

■路雨

风吹麦浪

四月的大平原上
麦子经历了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正喜悦亢奋地酝酿着成熟
一个个鲜亮的词语
渐渐丰盈饱满
齐刷刷的麦穗
以极大的热情回馈大地
在村庄之外
憧憬富足的梦想

风吹麦浪
一浪接着一浪
平原上的村庄开始躁动
金黄涌动 紧致细密
在身边
在眼前
在心中
一个丰收壮观的场景
一幅辽远美丽的画卷
在幸福地打开

夜色里的麦田

渐渐 渐渐
那一片片金黄
被装进了黑夜的口袋
大平原上
忙碌了一天的村庄
开始静了下来
温暖的小风
在夜色里
不紧不慢地赶路
院子里
父亲的一声轻咳
跌落在地上
抬起头
我看见天空缀满了
沾满麦穗光芒的星星

回家收麦

夏日的阳光
把山坡上青涩的杏子
抚摸得透出了黄色
布谷鸟的歌声
在旷野上回荡
声声在催
远离城市的乡村
黄澄澄的麦田
被成熟撩拨得躁动不安
睡梦中
我听到乡下的父亲
披着满天星星
磨镰的声音
像当年睡眼朦胧时
他在窗下叫我

回家收麦

一如当年
晴朗的天空下
父亲挥汗如雨
头顶的草帽
在麦田的深处晃动
弯曲的腰身
与大地平行
那姿势
像极了一幅素描
让我感受父亲
以及和父亲一样的乡下父老
他们对土地的执着与热爱
他们对丰收的膜拜和敬仰
远去的
我落在父亲的身后
体味着父亲内心涌动的喜悦

槐树林

■顾广霞



遥远的,却又是贴近的。
熟悉的,却又是陌生的。

我要说的是我们家附近那片最不起眼的槐树林。

在人们敬慕大自然对我们“桃红李白”的恩赐后,在梨花纷纷落地为泥,桃花纷下枝头之后,又一种浓烈芳香即将浸入人的心扉,让你躲闪不及。家乡那片槐花,每每到这一时节,都芳香四溢,浓郁的气息夹杂着香甜,飘溢在暖暖的空中,让人恬静而舒适地呼吸着唯有这芳菲五月天的特有气息。

我生长在农村,对泥土带来的任何气息都有特殊的情愫。儿时,就对花尤其热爱和喜爱,那种爱简单且快乐,就是把桃李的枝折下放入花瓶中,仅供自己独享,不几天花就败了,再折再放入瓶中,几次下来,自然挨了不少骂。不知几时起,才发现折下槐花放入瓶中,竟无人在意。童年自然不懂得其中的缘由,也单纯得不去询问。慢慢下来,就养成独自享受槐花的习惯。

槐树对农家人的贡献,单一且明确,就是那白的让人垂涎已久的花。已不记得是从几岁起,够槐花就成为我童年五月生活的主题,一到槐花盛开的季节,我就跟在哥哥的后面,他爬树够槐花扔下来,我负责把一串串的槐花撸下,撸着还不忘往嘴里美美地塞一把,小嘴填得满满的,不一会就撸了一篮子,开始往家里挎。大人都说蒸过的槐花,用油一煎,吃起来像油炸鱼一样香,我也尝过却没品出那

种味道,虽说都一样香,可槐花嚼碎后,嘴里分明还残留有花粉的香气,怎会有一样的味?我的童年一直有槐树为伴,单调且快乐。慢慢长大后,一直喜欢简单快乐的生活,不喜欢繁忙的生活和太大的压力。总觉得人不该像弹簧一样,压力越猛,弹得越高,至少我没有那种柔韧性和弹力。紧张且忙碌的中学时代,对我来说就像残风扫落叶后的大地,除了留下极少的知识和校园附近那片槐树林对我的回忆,其他的都泛泛成圈点点,记不清了。

只要槐花一开,站在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那香气就能流溢你的鼻孔,直抵人的心脾。高中生活是忙碌的,只有周日下午半天的放休,对我来说足矣。一猛子扎进那有成百上千棵大树的槐树林,尽管它白得超出我瞳孔的承受力,让我看着眩晕,但我还是驻足于此,久久不想离去。它的香气虽浓却有一丝清甜夹杂其中;它不语,却道出了季节的快乐;它不算太大,却足以承载我干涸的高中时代,给我带来暖暖的回忆;它平凡得毫无新意,却是我青涩少年时唯一可以放飞心情的“伊甸园”。

槐花美得短暂,也许就因为一年一季仅两三周的花期,转瞬即逝,我才更留恋槐花的美。即使凋零的槐花遍地都是,嫩黄的枝丫慢慢发青,我仍然每周去槐树林一次,它是我身边唯一成片的景色,我爱这片丝毫未被污染的槐树林。

盛夏时节,大片的青翠结合在一起,看上去像墨绿色,洒在林中的阳光普照着树叶,似青琉璃片一样美丽,再伴随着几声鸟鸣,立足于此景,君又何求?此时,我坚信任何来此的人,都会心如止水。

美好是否都注定短暂?

幽深而恬静的槐树林,几日间竟从我的视野蒸发了,躺在地上的是一根根截得长短一致的木材。不久,轰隆隆的机器声摧毁了此处深远的静谧。又不久后,大楼就初见雏形。站于此处,我常对着那些生砖硬瓦发呆。

又到了一年一季槐花盛开的季节,在槐花盛开的时节,我又一次站于此处,闭上眼深深地吸口气,再也嗅不出飘洒在空中那清新的、香甜的气息。